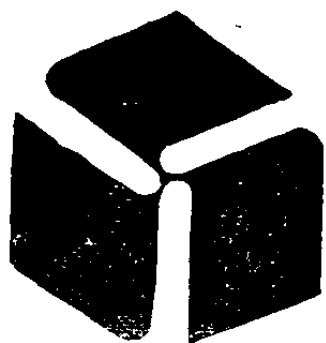


学点目录学

徐 召 勋 著

xuedian
muluxue

安徽教育出版社



xuedian
muluxue

徐 召 勋 著

学点目录学

安徽教育出版社

插页题签：于光远
责任编辑：周荣显
封面设计：应梦莺

学 点 目 录 学

徐 召 勋 著

安 徽 教 育 出 版 社 出 版

(合 肥 市 跃 进 路 1 号)

安 徽 省 经 考 古 学 会 发 行 六 安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开 本：787×1092 1/32 印 张：6.75 字 数：135,000

印 数：14000

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刷

统 一 书 号：7276·65

定 价：0.53元

學點月求學

子去遠

序

目录学在我国历史悠久。自从西汉末年刘向《别录》、刘歆《七略》问世，目录工作的进行、目录书的编撰，历代相继，从未间断。直到解放前夕，编制的目录书，有1600多种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，革命事业的需要，目录工作人员的努力，在三十年内编出的目录索引，据可靠的统计，达7,783种，数量之多为过去一千九百多年的4.86倍。这样的突飞猛进，令人振奋。

但是回顾这将近二千年的历史，目录书的数量如此众多，那末以目录工作实践的经验，总结出来理论性的、同时又是对目录工作实践起着指导作用的目录学专著，又有多少呢？

根据今年中华书局出版的《目录学概论》一书中所提到的仅有十七种，其中两种是古代的著作，其余十五种是本世纪三十年代、四十年代的著作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只有个别目录学史方面的著作发表、出版；而目录学理论方面的专著，除这本书本身以外，竟然一种也没有。目录学专著如此稀少贫乏，这就说明了我国目录学理论的研究与目录工作实践相比，显然是大大地落后了。

为什么落后的呢？原因很多，而主要是由于：

没有真正认识到目录学与目录工作的密切关系，也没有真正认识到目录学与各门学科的相当关系，因而对目录学理论的研究未予重视。

以前没有在图书馆学系或大专院校文史系招收目录学的研究生，培养专门研究目录学的人才。至今还没有设置一个目录学研究的专门机构，把全国的目录工作组织起来加以协调和协作，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。
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未能产生数量多质量高的目录学专著，实不足怪。因此，《学点目录学》一书的出版，应予以一定的重视。

本书的作者徐召勋同志现在在安徽大学中文系工作。他在讲授“目录学”时，编有讲稿一份，而《学点目录学》一书，就是作者在教学工作中辛勤耕耘开出来的红花、结出来的鲜果。

这是一本比较通俗而又带有学术性的目录学著作。其特点不象一般教科书，章节详细，面面俱到；也不象专门巨著，重点突出，议论深邃；而是一本思想锐利，能展开批评；取材新颖，能扬长弃短；文字流畅，能深入浅出的目录学著作。因此阅读以后，收获固多，启发尤大，好比吃青果一样，感到余味无穷。

下面再分头谈谈这书的内容，以作介绍。

当前，我国人民都在集中精力，或进行学习、工作，或从事生产、科研，愿意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为实现四化而服

务。但如何实现四化呢？作者认为每个专业人员都“要学点目录学”。这是因为目录学是读书、治学的门径，生产、科研的向导。也就是说要利用学习目录学所获得的知识技能，打开古今中外的文化宝库，收集最有用处和最有价值的文献进行研读，以前人最新的研究成果为出发点，勇往直前，攀登高峰，有所发明，有所创造，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，做出应有的贡献。本书之所以把《要学点目录学》这章放在开头，原因就在于此。

目录学是一门科学，早已为人们所公认。但这是一门什么科学，却尚无定论，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。这是“百家争鸣”，我们应当表示欢迎。作者在《目录学的研究对象、范围和定义》一章中，曾列举各种不同的意见，加以分析研究评论，而后提出自己的主张，认为“目录学研究的对象应当是目录、目录工作和目录事业”，而其研究范围，大概应该包括理论、历史、管理和方法四个方向。这里值得重视的，是范围中加入“管理”，而且指出其中的要点：

- 一为目录工作的组织和机构设置，
- 二为全国各个系统的目录、目录工作的统一管理问题，
- 三为目录工作的协调和协作问题，
- 四为集中和统一编目问题，
- 五为目录工作干部的培养与教育。

这些都是作者新的见解，尚未全面地为人所道及，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我国，这种统筹兼顾、全国一盘棋的集中管理，是节省财力、物力、人力的重要措施，是迫切需要的。至于

本章中对目录学所下的定义，是否妥贴完善、合乎科学的要求，还可进一步商榷。

《目录的种类及其分类标准》这章中，既说明了目录是目录学研究对象之一，又阐述了目录是目录工作中的主要产品。如果抽掉目录，目录学的内容就会空无所有，而目录工作也将无从着手。这一章除使我们深入认识几大类型的目录外，更重要的是为下一章《怎样利用目录》作好准备。对各种目录，尤其综合性的和专题性的目录，如能运用自如、得心应手，那末不论在校读书治学的师生，不论在岗位上搞生产科研的人员，就能尽量发挥目录的作用，获得最大的效果，在别人发明创造的基础上，闯出新的路子，结出新的果实，促进我国四化建设的早日实现。到了这样的境界，谁都会感到学点目录学，好好地去利用目录，实在是必不可少的了。

书中用了较多的篇幅讨论了我国目录体制上的优良传统。其中《著录》和《篇卷》两章是关于图书的标目问题的；《注释》、《解题》、《文摘》和《书评》四章是关于揭示内容问题的；《类例》、《互著与别裁》和《小序》三章是关于辨章学术、考镜源流的。对于这些问题，作者根据我国大量书目的记载，许多目录学家的学说，加以比较、分析、综合、评述。例如论及“篇卷”时，文中提出“篇”与“卷”的演变、二者的关系以及对于一书的影响。又如论及揭示图书内容的四种方法时，作者曾说明“注释”的灵活性，“解题”的重要性和“书评”的必要性。只就“解题”和“书评”二者而言，作者认为只有象“内容简介”的“解

题”还是不够，必须在“解题”中再加上扼要的“评论”，才能起到推荐图书、指导阅读，从而提高目录的质量，完成目录学的任务。这点是大有现实意义，值得研究的。

互著别裁之法，是我国学术界素有争执的问题。清代章学诚竭力宣扬此法始于刘歆的《七略》，顾实、吕绍虞却站在反对的地位而成为反对派，姚名达对此两派未置可否而成为怀疑派。作者把这赞成、反对、怀疑三派的意见阐述以后，于是引用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有关的著录作为书证，把山东临沂出土的西汉残简《尉繚子》作为物证，采用其他有关的图书作为旁证，进行说理，有力地批判了反对派和怀疑派的论点不确，论证不足，从而肯定互著别裁之法实为我国目录学宝库中的明珠，加以发掘、研究，发挥其更大的作用。

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那篇《小序》。文中所称的小序是“指各种按分类编排的书目中的部序和类序，是和总序相对而言的。”作者提出了“写小序是我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之一，和解题一样，它在我国目录学上的地位也是很重要的”之后，接着就以小序的三点作用来论证它的地位。我们相信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是我国目录学的核心思想，也是要求达到的最高境界。为要使人们重视小序，还写了一段考查小序源流的文章。批判了“分散说”，肯定了小序不始于《汉志》，而始于《七略》。源既然找到，流也就清楚了。但是，为什么现在流似中断，而使当代编的书目几乎都没有小序呢？作者分析了其中的主要原因后，提出了一个非常有

现实意义的问题，这就是现在的目录书究竟要不要写小序？这不能笼统回答，必须具体分析。为此作者提供了四条意见，很有价值，应加考虑。总之，“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目录书中写小序的经验，对于改进当前的目录工作，提高各种书目的质量，也将大有裨益”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

诸如此类的讨论，在这九章中可说在在皆是，这不仅澄清了很多从前未曾弄清楚的问题，而且纠正了不少似是而非或想当然的提法。对于这些文章，可以当作常识来浏览，也可以视为专题来研读。不论怎样对待，我认为对目录学认识的提高、对目录的利用和编制都是有帮助、有借鉴的。因此，这九篇文章，也是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在最后一章中作者认为从编制目录来看，孔丘序次的《诗》、《书》目录，比希腊卡利马赫编的《各科著名学者及其著作一览表》要早二百多年；刘向、刘歆编写《别录》、《七略》，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；《七略》中的《辑略》，可视为目录学理论专著。因此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：刘向父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目录学家，而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的目录和目录学的发源地。赋予中国目录学在世界上有这样光荣崇高的地位，作为新中国主人翁的我们，怎能不感到骄傲而自豪！作者把《中国目录学的世界地位》一章放在最后，是有其积极意义的。

统观全书，内容丰富、考证详实、言论精辟，有独到之处，我认为它的最大价值，是能使读过这书的人们更自觉地“要学点目录学”。其中对我国目录学优良传统的宣扬，既实事

求是，也不遗余力。这些都是值得赞赏的，可惜对于我国著名目录学家和重要目录书没有加以论述，未免美中不足。但瑕不掩瑜，还是值得推荐的。因此，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，对我国学术界、教育界、图书馆界会有一定的影响，能引起广大的读者和目录学有关的工作人员“学点目录学”的兴趣；同时，也希望作者在最近的将来能发表更多更好的目录学著述，促使这门科学不断地向前发展，永远领先于世界！

钱亚新序于南京成园

1982年9月14日

目 次

题词	于光远
序	钱亚新
要学点目录学	1
目录学的研究对象、范围和定义	6
目录的种类及其分类标准	16
怎样利用目录	32
著录	46
篇卷	56
注释	68
解题	79
文摘	98
书评	105
类例	123
互著与别裁	143
小序	170
中国目录学的世界地位	184
后记	202

要学点目录学

从事某一专业的人，必须学习本专业的知识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不能要求一个学物理学的人去学植物学，也不能要求一个学文学的人去学高等数学；反过来也是一样。但是，有些科学知识，却是从事各种专业的人都必须具备的，目录学就是其中的一门。

从事任何专业的人，要想取得成就，都必须在正确观点的指引下，在学习上狠下功夫。谁怕下功夫，谁就不能攀登科学高峰。同时，也还要有正确的治学方法和途径，这样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目录学就担负着指引治学途径的任务，有人把目录学称为指引治学途径的入门之学，这是有道理的。清朝目录学家王鸣盛说：“目录之学，学中第一紧要事，必从此问途，方能得其门而入。”^①又说：“凡读书最切要者，目录之学。目录明，方可读书；不明，终是乱读。”^②把目录学说成是“第一紧要事”，未免有点夸张。但是，为了避免乱读书，学点目录学知识，却是完全必要的。

“磨刀不误砍柴工。”先读点目录书，了解一下本专业有些什么书？与本专业相关的有些什么书？哪些书应当先读？哪些书可以缓读？这不仅不影响学习本专业的知识，而且可以避免在治学中走弯路，使专业知识的学习进展得更快些。

所以，花点时间学点目录学，是划得来的。

学点目录学，可以更好地利用图书馆。图书馆（特别是大型图书馆）的藏书浩如烟海，如无向导，读者要想从书海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那一本书，确实是不容易的。但是，有一种东西可以作向导，帮助读者从书海中找书，这种东西就是目录。如果读者想查找某一门类的书，可以使用图书分类目录；如果读者想找某一著者的书，可查著者目录；如果读者只知道书名，可查书名目录；如果读者想找关于某一主题的图书资料，可查主题目录。一般较大的图书馆都备有这几种卡片目录，供读者使用。

另外，图书馆还收藏有各种书本式目录。如果读者想了解近几年来新书出版的情况，可查《全国总书目》、《全国新书目》；如果读者想了解我国解放区、根据地出版了哪些图书，可以使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编的《抗日战争时期、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解放区、根据地图书目录》（1937.7.——1949.10.）；如果读者想了解鲁迅的全部著作，可查沈鹏年编的《鲁迅研究资料编目》；如果读者想查找某一专科或某一专题的图书，图书馆备有各种专科或专题方面的书目。这些目录就是读者在书海中航行的向导。

我国不少目录学家都爱把目录比作钥匙。姚名达说：“目录是开放人类知识结晶的钥匙，假设没有钥匙，吾人就不容易得其门而入。”^③杜定友说：“目录者，图书馆之锁钥也。为阅者与书籍之联络机关。”^④这个比喻很恰当。为着更好地利用图书馆，学点目录学知识，掌握好这把钥匙，

这对于各行各业的读者都是必要的。

学点目录学，对于各类科研人员更有着特殊的意义。从事任何科学研究工作，都必须详细地占有资料。科研工作者和资料的关系，如同鱼和水的关系。一切有成就的科学家都在资料工作上下过大功夫。摩尔根为了写《古代社会》一书，化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去搜集、掌握资料。恩格斯说：“他的著作（指《古代社会》）决不是一朝一夕的劳动。他研究自己所得的材料，到完全掌握为止，约费了四十年的功夫。”^⑤据有人统计，科研人员用于查找资料的时间，约占他全部工作时间的一半左右。目录能帮助科研人员迅速查到自己所需要的资料，从而缩短他们查阅资料的时间，这实际上等于延长了科研人员的寿命，使他们在科研上能取得更大成就。

书目可以帮助科研人员把资料搜集得更全些。任何科研人员都有其知识的局限性，都不可能把图书馆所有的藏书读完，甚至连图书馆有些藏书的书名也会不知道。即使象列宁这样学识渊博的革命导师，连图书馆中与他研究课题有关的书，也不可能全知道。娜·康·克鲁普斯卡娅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：“如果没有图书馆的图书目录，其中有许多书他甚至不知道。……列宁读了这些书，不仅写出了象《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》这样重要的巨著，同时他很好地研究了当时工人和农民的生活。否则，他就不可能成为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那个列宁了。”^⑥

目录可以帮助科研人员尽快掌握本学科的历史。研究某一门学科的人，必须掌握本门学科的历史，批判地继承前人

的研究成果。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，然后进行新的探索。假如一个科研人员对前人的研究成果不了解，就很可能只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走，结果自己辛辛苦苦搞的东西是重复劳动，在人力物力上都会造成很大的浪费。要想超过前人，必须先学习前人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，把前人研究的最高峰作为起点，然后才能取得创造性的成果。前人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是以文字图书的形式记载下来的。学点目录学知识，可以尽快了解和掌握前人的研究成果。

研究某一课题的科研人员，必须经常了解国内外还有那些人在研究这一课题，他们进展的情况如何？不然，就容易“撞车”，造成浪费。学点目录学知识，通过各种新书通报、文摘、提要、新书评介等，可以迅速了解和掌握当前的科研动态。这样，既可避免“撞车”，又可吸取当代人的研究成果。

我国传统目录学重视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，古代书目中的总序、小序、注释、解题等，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部书、一个学科或学派的源流，并考证书的真伪、篇卷、时代、版本、作者情况等，这对于科研人员很有用处。

目录学与图书馆工作者的关系尤为密切。

图书馆是目录学运用得最广泛的一个地方。目录学家姚名达有个形象的比喻：“图书馆如没有目录学，如盲人骑瞎马。”^①图书馆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都需要利用目录。采编部门要利用目录了解馆藏图书，然后决定采购、补充什么书；借阅部门要利用目录向读者宣传图书、辅导阅读；参考

部门要利用书目查找资料，以答复读者所提出的问题。

图书馆工作人员不仅自己在工作中处处离不了目录，还要指导读者使用目录，向读者宣传目录学知识。

从事其他专业的，也与目录和目录学有关。譬如，大、中、小学教师为了把课教好，需要查找与课文有关的参考材料，这要借助于目录，寒暑假期间要为学生推荐一些书，需要编“推荐书目”，所以教师也要学点目录学。出版社的编辑经常要为图书写内容提要，写书评，需要运用目录学的知识。他们在组织稿件时，先要了解这一选题已经出过类似的书没有？出过哪些？这就要查阅各种图书目录。出版社本身也要经常编一些图书目录。所以搞编辑工作的与目录和目录学也有关。

总之，一切有文化的、需要阅读和利用图书报刊的人们，都应该学一点目录学知识。

注：

① 王鸣盛：《十七史商榷》卷一

② 王鸣盛：《十七史商榷》卷七

③⑦ 姚名达：《目录学》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3年

④ 杜定友：《图书目录学》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9年

⑤ 恩格斯：《家庭、私有制及国家之起源》 1884年第一版序言

⑥ 娜·康·克鲁普斯卡娅：《列宁是怎样写作学习的》 人民出版社

1973年